

没有比大自然更美的美景。路边野花蒲公英,也会令我流连忘返。蒲公英鹅黄色的花瓣如此明艳,结子的球状冠顶堪称完美:完美的圆形,完美的银绒轻盈玲珑剔透,魅惑强大到你抗拒的意识都不曾出得来,就非常乐意帮它去吹一下。谁没有吹过蒲公英呢?在我眼里,这就是美的力量。在我眼里,美人也是大自然的造化,可怜美人却比花草易摧。我特别喜欢看美人。十七八岁的时候我是知青,曾经一个冲动,赶路二十里,到另一个知青队去看小妹。小妹以其绝色美貌在知青中闻名遐迩。她一双眼睛特别漂亮,水汪汪亮闪闪,秋波一转,落到你身上,你就想哭。奇怪的是知青们也笑嘻嘻围着小妹,转身背地里却纷纷说她不是一个好东西,给她取了绰号叫“公共汽车”,意思是谁都可以上,很是下流。小妹受不了人言,仓促嫁人,婚姻不幸,过早凋谢。这正是中国特色的女性童话:小姐一准要落难,红颜一准要薄命,漂亮一准不安分,美人一准是祸水。辗转蛾眉马前死,杨贵妃绝对不可能有其他生路。在天愿为比翼鸟,在地愿为连理枝,不过在天地之间的社会生活里,你还是先死掉吧美人。千百年来,几大著名美人无数不著名美人,谁能扛得住他人妒恨?谁又能够咬牙坚持炼成佳人?真是连蒲公英都不如,比苦菜花还苦。

所谓佳人 咬牙炼成

池莉

我这一辈子,只见到一个功德圆满的美人:聂华苓,女作家,武汉人。我第一次目睹她风姿,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武昌水果湖,湖北省委礼堂贵宾厅。华苓在她美国丈夫Paul的陪同映衬下,格外东方美,娇小玲珑千娇百媚的。她与参会作家一一握手,到我这里,我几乎晕厥。要知道那还是土得掉渣的年代,我20多岁了还一点没见识,几趟公汽挤过来,双手脏污,满面灰尘,突然面对一位衣着华丽、香气袭人、口红鲜亮、眼影青黛的美人,这反差怎堪承受?那一天,华苓给我的震撼,具有绝对的革命性。中国美人,居然也可以美得妖艳华丽并理直气壮。从此,我再也无法不注视华苓,她可是唯一的童话版本。

华苓一边写作一边还轰轰烈烈做着文学事业。1961年就与Paul在美国创建了国际作家写作坊。及至后来中国改革开放打开国门,华苓的邀请名单上立刻就出现了中国大陆作家。华苓自传《三辈子》2011年出版,记载了50年间上百位国际作家的到访。华苓家的客厅,是国际文学沙龙,是两岸三地作家的大团

圆。而我,是华苓大团圆之外的小团圆。直到2014年秋季,我才来到美国IOWA大学国际写作中心。我一心就是奔华苓来的。

Paul已去世多年,华苓也已退休,山上红房子却丝毫不变。华苓就当Paul还在一样,独居也是两个人过的日子,坦然安然悠然,还是喜穿丝绸连衣裙,还是出门前要抹口红。每一次我过去玩,华苓不是酒就是茶,香茶美酒咱俩浅斟低酌。绿水在前,青山在后,鸟语花香,美景美色中只听得华苓一遍又一遍,讲述她人生故事。我百听不厌。她百讲不厌。每一次都讲得丝毫不差,包括标点符号。我再没见过任何其他中国女人,能够端坐于90岁刻度的人生巅峰,举杯把盏,满怀挚爱,朗朗有声,追忆前世今生的爱恨情仇,并款款深情挚爱着正在追忆的这一刻。所谓佳人,果真被华苓咬牙炼成。华苓这一生,多灾多难经磨历劫,11岁丧父,青年丧弟兄,中年丧母,逃命台湾,辗转美国,第一次婚姻不和却已拖儿带女,与Paul相爱却又远隔重洋。现在我工作室的楼下,正是当年日租界,是华苓家旧址所在,我常常觉得自己能够透视百年沧桑,看见小女孩华苓,蹦蹦跳跳走过街口,走进她的人生。或许她比所有美人都顽强,或许她独有一份别人没有的天恩:好运!此刻,红房子里的华苓92岁了,满山苍翠绿荫中她就是一朵中国牡丹,令我流连忘返。

那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早上。天色是粉青的,阳光是嫩绿的,连四周回旋着的风,也是翡翠色的。眼前,铺天盖地,全是香蕉、香蕉、香蕉。层层叠叠、密密麻麻、迤迤迤迤、蜿蜒蜿蜒;成丘、成山、成溪、成河。

我好像进了一个绿色的梦境里,一个氤氲着淡淡香气的梦。这儿,是香蕉集市。

在盛产香蕉而又以香蕉为主食的乌干达,像这样的集市,比比皆是。批发商以卡车把香蕉运送到此,分销商和摊贩们便分别驾着面包车和骑着自行车,来这儿选购。

载我们来看香蕉集市的,是古玛。古玛我们在乌干达雇用的司机,性子活泼,一口英语说得如水般流畅,有成箩盈筐的笑话,几天相处下来,大家已熟捻一如老友了。

古玛告诉我们,在乌干达,香蕉品种不下百类,然而,常见常食的,大约有20余种,色泽深浅不一、形状长短迥异;古玛只瞅一眼,便能准确地道出香蕉的品种和食用方式了。我惊叹:“你真直如数家珍嘛!”他笑道:“香蕉是我们乌干达人的命根子呀,我能不熟悉吗?”

有一类香蕉,硬如石头,不甜,久放不软。乌干达人将它蒸软了,碾成泥状,配以酱汁、豆类或肉类,是主食,相当于我们的米饭。其他品种的香蕉,视性质的不同,分别用来炸、煮、炒、烤,烹煮方式千变万化。此外,乌干达人还利用香蕉来酿造果汁、甜酒和啤酒,并用以烘焙各式蛋糕、点心、面包。对于乌干达人来说,香蕉就犹如空气,是不可或缺的。

古玛问我们:“你们可愿试试Luwombo?”那是乌干达著名的风味餐,每一道菜都是以香蕉叶裹着烹煮的。我忙不迭地点头称好,他当即拨通了手机,请他岳母赫莉莎为我们烹煮。由于烹饪方式异常繁琐,需要两天的时间准备。

赫莉莎住在一栋单层的房子里,房子前面,有如茵草地。我们抵达时,草地上已经铺好了几张席子。古玛说:“根据传统,我们都是户外品尝这风味大餐的。每逢佳节或是家人生日,我们便煮来解馋。大家席地而坐,一边开怀大吃,一边开心聊天。”

哟,这香蕉风味大餐,竟然是促进家庭凝聚力的“亲善大使”呀!

我们心情美美地坐在树荫底下,赫莉莎端出了一个又一个大大的盘子,盘子上放着一包又一包以香蕉叶包裹着的食物。她小心翼翼地打开,一缕一缕香气迫不及待地蹿出来,蓬蓬勃勃地在空气里弥漫开来。

主食是蒸得糜软的泥状香蕉,味咸。其他分别裹在香蕉叶内的,是鸡肉、鱼肉、牛肉、蔬菜和豆类。这些食材以不同的酱料腌制之后,再隔水蒸上四个小时。

赫莉莎表示:食材用香蕉叶裹住,能够避免直接接触及旺盛的炉火,煮成后的菜肉啊全都嫩软多汁;而香蕉叶在炉火的熬炼下,也会快乐地释放出一股清香的气息而层层渗透进食材里,从而繁衍出一种独特的口感,把肉类的腻味全都消除了。

那天中午,在言笑晏晏间,我们全把肚子吃成了肥肥圆圆的气球,一戳便破。

在乌干达旅行期间,古玛每天都会车内放一大束香蕉,时刻都吃;傍晚回到家以后,主食依然是香蕉。我忍不住问道:“哎,你早也吃晚也吃、怎么老吃不厌呢?”他笑嘻嘻地应道:“哎呀,香蕉千滋百味,吃上一生也不厌啊!”

嘿嘿,乌干达人,是以味蕾和香蕉谈恋爱。

香蕉恋

(新加坡) 尤今

这是一段残缺的城墙。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街巷,随时都可以见到这种奥斯曼帝国的残墙,残墙扁平的灰褐色条砖已风化凹凸不平斑驳累累的窟窿。这种古老的风景区吸引着众多的游人。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,我沿着残墙舒坦地闲逛着,残墙的沉默,本是枯燥无声的,这时一个单调

拉手风琴的男孩

张锦江

桥,它飞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狭处,东岸在亚洲,西岸在欧洲,桥端各有一“门”字形桥塔,两岸尽是悬崖峭壁。我登上东岸的峭岩上的一处公园,那里游人如织,大都是当地土耳其人。在一群穿着白衣、白袍的男人女人中,我被一个孩子吸引折叠的矮木凳上。男孩手里的手风琴,很小,比普通玩具手风琴大不了多少。男孩脸上毫无表情,手指一上一下固定地按着琴键。琴声的简单、刻板,没有一丝欢乐与愉悦,男孩的冷漠与琴声的生硬,是男孩这年龄不该有的。男孩的脚前是一只小小的铁皮罐,罐底闪着几枚钱币的寒光。

我的心一揪,打了一个寒颤,浑身的舒坦劲儿消失殆尽,骨头里泛着痛苦

的泡沫。不用问,这是一个叙利亚的小难民。之前,我已经见到一群逃避战祸的叙利亚女人。我对男孩怜悯与同情,却因为另一件偶遇,让我难以忘怀。这是在伊斯坦布尔奇异的横跨两个洲的欧亚大陆,一个突然降临的小天使。我不得走近她,我对女孩说:您好。女孩惊异地瞪着眼睛。那个包头巾的女人,很友好地笑着把女孩举抱在我的面前,我轻轻地拉起女孩的左手胳膊,女孩没有拒绝,她凝神地毫不胆怯地盯着我看,我把脸伸了过去,女孩迟疑了一下,然后用她肉嫩柔软的小手手指头在我脸颊上触摸了一下,我感受到了这细腻的一刻,通体透亮起来。无疑,我面对的是一个幸福如蜜的小女孩。此刻,我想起了她,而眼前这个拉手风琴的男孩又是何等境地。小天使,您能给这男孩带来快乐吗?我的心在流泪。

我能帮助这男孩做什么?我打开随身小包,拿出一瓶未启封的矿泉水,又倾其所有本当零用的土耳其里拉硬币,我把硬币放在男孩脚前的铁皮罐中,把矿泉水放在罐的旁边。我做了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我与男孩语言不通,我无法了解他,安慰他。

男孩依然机械地拉着手风琴,他忧伤的眼睛里闪烁着感激的亮光,这时,他唱了起来,他随着手风琴的节拍唱,声音不大,歌声是脆亮的,我问



肖像之相·小姜 (油画) 冷军

一旁的当地导游,我说:他唱的什么?导游是一位中国裔年轻人。他随着男孩的歌声,轻声给我翻译了这首歌。歌词的大意是这样的:走吧,吻一吻家园的泥土,远走吧。照着您的意愿去活,尽管远方

道路崎岖,满是陷阱。我们依旧天马行空地畅想,明天我们将拥有微笑与力量。失去并不意味着失败,坚持向前吧,苦尽才会甘来……

我转过身去,泪流满面。

编者按:今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纪念日,他的一生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,今起刊登一组孙中山与近代名人的故事,以志纪念。

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后,两人为革命奔波,很少有安逸的生活。只有在孙中山卸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之职来到上海后,才过上了一段平静而温馨的短暂岁月。

虽然他们在上海处处受到特务的监视,却能坦然生活。宋庆龄精心照料孙中山的日常起居。由于孙中山有严重的胃病,宋庆龄就给他准备易于消化的食品。从环龙路租住的简居搬到华侨赠送的花园洋房后,每天清晨,宋庆龄都会陪伴孙中山在寓所花园中散步、打网球等锻炼身体。空闲时,他们还外出旅游。

孙中山常说:“余一生爱好,除革命外,唯有读书而已。余一日不读书,即不能生活。”宋庆龄常常陪他去书店选购书籍,他们甚至还有因把钱都拿去

买书而无钱坐车回家的情况。孙中山的护卫副官马湘回忆,有一次他陪孙中山和宋庆龄去上海市棋盘街旧书店购书,选购了许多线装书。马湘用带来的大包袱把书包好,感到太重不容易拿回去,便问孙中山可否雇一部马车搬回去,孙中山看了看说:“好,这样重的书籍背着是不好走。”可是他把手伸向衣袋一摸,说:“钱已经买书用完了。”宋庆龄也没有带钱。于是他们只好借用马湘仅有的四角钱付了车费。

宋庆龄还常常在晚上陪孙中山读书、写作,直到深夜,有时还为他朗读。宋庆龄在追忆这段生活时说:“我的丈夫有许多书,他的室内四壁挂满了各种地图。每晚他最喜爱的事,是铺开巨幅中国山水、运河图,弯腰勾出渠道、港口、铁路等等,我

给他读马克思、恩格斯,还有著名科学家如汉道科·埃利斯、危普顿·辛克莱等写的书。”为了感谢妻子的付出,孙中山常常赠给宋庆龄书籍,如《中国的发展》以及自己写的《孙文学说》等,并在书的扉页上深情地落款。

此时,他们夫妇经历过革命的生死考验,感情更加深厚。宋庆龄在给妹妹宋美龄的信中说:“自己仅有的欢乐,只有和孙博士一起工作时才能获得,我情愿为他做一切需要我去做的事情,付出一切代价和牺牲。”相对稳定的生活,使得孙中山一方面加紧整理党务,反思革命,同时潜心著述,完成了《孙文学说》《实业计划》等。宋庆龄则协助他抄稿译文、搜集资料,处理各种重要文件和往来信函。

在上海生活的这段时期,孙中山感到非常幸福,他在致康德黎夫人的信中写道:“目前我正过着新生活,享受我

以前所没有的——一种真正的家庭生活,以及一个伴侣,一个贤内助。”可惜几年后,孙中山先生因长年奔波,积劳成疾,在北京溘然长逝。孙中山在逝世前,最放心不下的除了他壮志未酬的革命事业,就是妻子宋庆龄。孙中山去世后,宋庆龄忍着悲痛,决心“试图忘掉我自己,投身我丈夫毕生的事业”。从此,这个坚强而优雅的女子独自走上了革命和政治的舞台。

宋庆龄在晚年曾这样深情地追忆:“我和孙博士的关系,那是我至死也不会忘却的,我们日复一日地一起工作,亲密无间。回忆这些事,就意味着要重新经历这些事,它深深地影响了我。”

他们在一起的岁月,正如孙中山曾经为妻子宋庆龄所题:“精诚无间同忧乐,笃爱有缘共生死。”

明日介绍孙中山和李大的友情。

炒米饼

蔡旭



把大米炒熟磨成粉,用黄糖浆、鸡蛋、绿豆粉搅和作皮,为此酥、脆。用花生、肥肉、白糖作馅,为此甜、香。用土灶、荔枝木炭烘烤,为此有乡土味。

家乡的炒米饼,从小就让我津津乐道。60年过去,至今嘴边还挂着童年的味道。

据说是我们的老乡南北朝洗夫人转战岭南的军粮。你信不信?我信。如此聪明的中国古代巾帼英雄第一人,当然会创制这种当年的压缩饼干。

友人从家乡寄来一箱炒米饼,唤醒了我的乡愁。舍不得一下子吃完,每天都可以回到故乡。岂止是“保质期9个月”?从我的儿时算起,已保质了60年。

从洗夫人算起,已保质1400多年了。